

《世界文学》参考丛书

活着，可要记住

〔苏〕瓦·拉斯普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活着，可要记住

(中篇小说)

〔苏联〕瓦·拉斯普京

李廉恕 任达萼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8年·北京

活着，可要记住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32 9印张

200千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10190·003 定价：0.65元

内部发行

编 者 的 话

六十年代初露头角的苏联青年作家瓦·格·拉斯普京，已成了当前苏联文坛的活跃人物和评论界注意的中心。他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于1974年发表于《我们同时代人》杂志第10—11期，翌年出版了单行本，塔斯社记者撰文说，这部中篇小说是苏联“七十年代最畅销书之一”，1977年获得国家文学奖金。奖金委员会主席尼·吉洪诺夫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它描写了“道德问题，对祖国、人民和个人良心的责任问题。”“这是一部深刻的爱国主义作品，它热情地召唤人们忠于祖国，忠诚地为本国人民服务。小说是苏联散文的巨大成就。”目前，该书已在许多国家出版。

《活着，可要记住》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对青年夫妇的悲剧。丈夫安德烈在战争初期被召入伍。在前线，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斗，1944年他负了重伤。伤愈后，他庆幸自己终于活了下来。他满以为会让他复员或探亲，不料却被命令返回部队。他愤愤不平，从医院开小差回到了家乡。他躲藏在村对岸无人居住的过冬的房子里，只和妻子娜斯焦娜见面。

安德烈的归来把娜斯焦娜的命运推向了绝路。从此她开始了见不得人的提心吊胆的生活。最可怕的是，她感到自己和村里的人疏远了，尤其是在那些前线牺牲者的孤儿寡妇面

前，她感到自己深深有罪。她还觉得丈夫犯罪是为了她，因此她也必须为他分担罪责。娜斯焦娜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婆婆看出了她已怀孕，把她赶出家门。公公早就因为家里丢失猎枪等物盘问过她。现在他更是怀疑安德烈就在附近。村民和领导也都对安德烈的下落表示怀疑，开始注意娜斯焦娜的行踪。一次娜斯焦娜在黑夜里渡河时发现被人跟踪，她感到走投无路，终于在极端羞愧和绝望的心情中投河自尽。

小说揭露了开小差的逃兵，但对支持逃兵的女主人公却持同情态度，而在描写女主人公复杂、痛苦的心理过程时又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使人读后感到，如果没有战争，开小差以及此后一系列的不幸都不会发生，因而小说实际上宣扬了和平主义和人性论。

小说作者拉斯普京，1937年生于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大学语文系毕业后，曾在伊尔库茨克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报社任编辑，在此期间他出版过两部特写集。后来，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在西伯利亚及远东青年作家会议上获得了好评。他向塔斯社记者回忆道：“当时我非常想参加那次会议，于是我就坐下来一口气写了五个短篇。会上，人家问我从事写作多长时间了，我回答说，才两天。这些短篇被看中了，它们被收集在单行本《这个世界的人》中出版。而我本人也被吸收入作协。这是1966年的事。”（塔斯社1977年5月16日电讯）

使拉斯普京在文坛获得声誉的是他的中篇小说，除《活着，可要记住》以外，还有《为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和《告别马焦拉岛》。

苏联评论界认为，拉斯普京的作品几乎全部贯穿着道德主题，它们虽然以日常生活为背景，却不象有些作家那样“描

写同周围世界隔绝的家庭日常生活的狭小圈子”。(马尔科夫在苏联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而是从哲学高度观察问题,表现出对生活意义的探索。阿·奥夫恰连科说:“……活着是为什么,这是个巨大而又复杂的主题,它始终使拉斯普京激动并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文学问题》1977年第2期)“作者在《活着,可要记住》中继续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奥·萨伦斯基,《文学问题》1977年第2期)

《文学的俄罗斯报》的一篇文章(1976年7月30日)对小说题目的含意作下述解释:“如果你是人而且始终做一个人的话,你就活着,可是要记住,世界上存在着人类不可违背的法则,你的人民不可违背的法则,你一旦破坏了它,就会把自己从人民中一笔勾销。”阿·鲍恰罗夫写道:“安德烈的过错不在于他想擅自行动——见见家里的人,而在于他离开了人民的道路,在于他想逃避全体人民遭到的命运。”(《十月》1975年第6期)这种理解和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是一致的。作者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想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哪怕只有一次离开了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原则,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塔斯社1977年5月16日电讯)

拉斯普京成为当今苏联文学界的红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的作品情节比较动人,人物性格塑造得比较真实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以道德为主题的作品,符合了苏修领导集团培养所谓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待社会主义的自觉态度”的“个人的崇高品质”(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的总结报告)的要求,得到了官方赏识的缘故。

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涉及的问题较多,就苏联评论界所提到的,其中就有战争问题、逃兵问题、道德问题、信任问

题等等。小说究竟与过去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有何不同，它为何得到苏联当局的赏识，获得奖金，是值得注意的。现将全书译文发表出来，供研究、批判用。

译文一至十一章的译者是李廉恕，十二至二十二章的译者是任达尊。

战争的最后一年，一九四五年，接近了。入冬以来，这一带的天气不算很冷，但到主显节前后，严寒显示了它的威力，气温如往年一样，降到零下四十多度。树木上的白霜，在阳光下暴晒了一周才消失，树林完全失去了生气，地面的积雪轧轧作响，变成了粉末，空气显得干硬干硬的，毫无韧性，使人早晨呼吸起来都很困难。后来气温又回升了，在那之后又回升了一次，于是空旷地方积雪的表面早早地结了一层冰凌。

严寒降临后，古斯科夫家的澡塘里丢了东西。澡塘坐落在紧挨着安加拉河的低地的菜园子里。丢失的是米赫伊奇的一把按老式方法制成的质量优良的木工斧子。从来，古斯科夫家凡是不愿让外人看见的东西都藏在澡塘里石头炉子旁一块没有钉死的地板底下。古斯科夫老头记得清清楚楚，他头一天把烟叶捣碎后就把斧子藏在那里了。但第二天一看，斧子已不翼而飞。到处都找遍了，可就是没有，消失得无踪无影，哪里也找不到。不过，米赫伊奇在搜索澡塘的每一个角落时，发现不光是斧子丢了，那个胡作非为的家伙顺手牵羊，把放在架子上的家种的烟叶也拿走了整整一半，他还看中了澡塘更衣间里的那副旧的猎用滑雪板。古斯科夫老头这才明白，这是远道来的小偷干的勾当，因为本村人是不会要滑雪板的，他再也不会看见他的斧子了。

傍晚收工后娜斯焦娜才知道家里失窃。米赫伊奇一整天都不痛快，这打仗的年头叫他到哪里去弄一把这样好的斧子？现在什么样的斧子也买不到，而丢掉的这把还真象玩具一样轻巧、锋利，用起来特别顺手。疲惫不堪的娜斯焦娜一面听着公公大叫大骂，一面在想：早就一切都乱得底儿朝天了，现在丢了一把铁家什有什么好心痛的。上床后，静卧着的娜斯焦娜感到身上略略有些酸痛，在刚要朦胧入睡的刹那，她忽然心里一动：什么样的外人会到地板下去找东西？由于这个偶然出现的念头，她紧张得几乎连气也喘不上来，睡意一下子就消失了。娜斯焦娜久久地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躺着，连动都不敢动一下，生怕叫别人知道她有了这个可怕的猜测，她一会儿把这个念头赶开，一会儿又把 这个 飘忽不定的思路拣回来。

这一夜娜斯焦娜不得安睡，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决定自己去澡塘瞧瞧。她去时没有从牛栏那里走，虽然那边雪上已经踩出一条小路，而是沿着一条冷僻的窄巷来到安加拉河边，然后往右拐，那里，高高的陡岸上方露出木栅后面澡塘的屋顶。娜斯焦娜在下边站了一会儿，就小心地踏着结了冰的台阶往上走。她生怕开篱笆门会发生吱扭的响声，所以就从围栅上面爬了过去。她不敢立刻进澡塘，在门口来回走了一阵才轻轻地拉了拉那扇矮矮的门。但是门冻住了，娜斯焦娜只得用力去拉。看来，澡塘里没有人，而且也不可能有人。里面一片漆黑，向着安加拉河的那扇小小的西窗上刚刚出现暗淡的、没有生气的光线。娜斯焦娜坐在小窗子下面的长板凳上，象一只小动物那样敏锐地嗅着澡塘里的空气，看看有没有一点新出现的，不习惯的，然而在很久以前是熟悉的气味，但是除了

那种冻坏了的霉烂东西具有的刺鼻、发苦的味道以外，她什么也没有闻到。“这是我这个傻瓜在胡思乱想，”她责备自己并且站了起来，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上这里来，想在这里找到什么。

这一天娜斯焦娜干的活是从打谷场把麦秸运往集体农庄的院子里。她每次下山时象着了魔似的总要往澡塘那边看一看。她生自己的气，想克制自己，但还是一个劲地瞪大了眼睛望着这所黑黝黝的、显得很粗笨的房子。干这个活得用铁叉子把麦秸从雪底下扒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扔在雪橇上。照这样运了三趟麦秸以后，干什么活都吃得消的娜斯焦娜却累得巴不得走路都有人架着才好。当然，这也是由于夜里没睡着觉的缘故。晚上，她一吃完饭就倒在床上，睡得象死人一样。不知是她在梦中产生了一个念头，然后睡着了忘掉了呢，还是她清醒时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个主意，反正她醒来后心里很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她来到仓库，在一堆大圆面包里挑了一个最大的，把它用干净的粗麻布包起来，悄悄地拿到澡塘里去放在外屋的长板凳上。她坐了一会儿，想了想自己是否疯了，然后神秘地、念咒般地叹了一口气，关上门走了。

这以后，一连两个早上娜斯焦娜都去澡塘看了看，发现大圆面包没有人动过。于是她换了一个刚烤好的新鲜面包，还是放在原来那个显眼的地方。她已经不再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她心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令人恐怖不安的感觉，迫使她追究斧子丢了以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外人是不会想到地板下面能有一个秘密藏东西的地方的。地板上的这块木头和其它木头紧紧挨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就是在它上面跳舞它都不会抖动一下。要不，有人偷偷地看见了秘密

藏东西的地方？面包，面包应能指出这是谁干的，面包的诱惑是难以抵制的。

又过了两天，大圆面包不见了。娜斯焦娜发现后吓坏了。她呻吟着，无力地坐在板凳上，摇了摇头：不，不可能。这不可能！大概是公公或婆婆来过这里，看见了大圆面包就拿回家去了。事情想必就是这样。忽然，娜斯焦娜跪了下来，她发现地板上有面包屑。不，这既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干的，这是别人。娜斯焦娜在石头炉子冰冷的炉灰里还扒出了一个烟头。

从这一刻起她就象失了魂一样，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虽然她每天照样干家务活，照样出工，而且在人前显得还是和往常一样，可是她时时刻刻都在四处张望，听到一点不相干的声音就心里发慌。但是娜斯焦娜再也没有力量等待了，因为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等待什么，于是她决定在星期六生炉子洗澡。谢苗诺芙娜说天气太冷，算了吧，但娜斯焦娜坚持要这样办，她说，挑水和生火她一个人包了，公公、婆婆光是去洗澡就行了。

娜斯焦娜本可以三下两下就麻俐地把准备工作做好，因为这原不是件复杂的事。但是她故意不慌不忙地干着。她劈了木柴，一半是松木，一半是枯干了的桦木，炉子也生得比往常要晚。那天天还很冷，温度刚刚有所回升，但是天气是晴朗的，没有刮风。娜斯焦娜在安加拉河里打了水拾级而上的时候，每一次都不由自主地要瞧瞧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那烟，由于烧的是桦木，变得很黑，又因为没有风，象一根笔直的柱子似的升得很高，老远就看得见。她烧了满满一槽水，超过了实际需要，洗了洗地板和洗蒸浴时躺卧的床，掩上烟囱的通道，

直到黄昏时分才去叫公公、婆婆洗澡，她甚至没忘记嘱咐他们带上点灯用的煤油。

她仿佛是在梦中，几乎是靠摸索在走动，既不觉得紧张，也不感到一天来的疲倦，然而一切都完全是按照她原来的打算做的。她等到公公和婆婆洗完澡，就把自己的内衣收拾出来。谢苗诺芙娜问她今天和谁一起去洗澡，她撒了个谎，说是和娜季卡一起去。娜斯焦娜通常总是请一位女邻居和她一起去澡塘；不然，她一个人瞧着自己那赤裸裸的失去活力的身体是会痛苦、心酸，甚至流泪的。但是今天她不能和女友一起去。在那夜幕刚刚降临，外面一片黑暗的时候，娜斯焦娜来到了澡塘。她从里面用一块布把小窗子遮上，脱去了衣服，匆匆地洗了个澡。她所猜想的那个时刻看来还得过一会儿才能到来。

洗完澡后，娜斯焦娜回到家里在灯下照着镜子梳了梳头。她对公公和婆婆说要到陪她洗澡的娜季卡家去坐一会儿。娜斯焦娜根本没有什么事情要找娜季卡，但也的确去了一会儿，为的是露露面。接着她匆匆赶回澡塘。她象小偷似的悄悄地走到门口，生怕来晚了。仔细听了听，屋里有没有人，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澡塘里面的空气还没有完全冷下来，于是她就坐在门坎上，以免出汗。要是真有人来，娜斯焦娜还来得及站起来躲开，暂时她只有等着。

从村子里传来了最后的微弱的说话声和狗吠声，接着一切都陷入沉寂。只有安加拉河上的冰块在偶而出现长长的缝隙时发出短促的迸裂的声响，还有澡塘在空气变冷时象是在叹气。娜斯焦娜坐在漆黑的澡塘里，只有小窗子还能勉强看到，在一动也不动的状态中她觉得自己象一只不幸的小动物。半夜三更在这个地方能干些什么呢？她想考虑些问题，回忆

些事情，但是办不到，和大伙儿在一起时显得很平常的事，在这里却做不到。

后来，从门缝里吹进来的风越来越大，她就坐到板凳上去了。

看来，她还是睡着了，因为没有听到脚步声。门忽然打开了，有个东西碰着她，发出沙沙的声音，钻进了澡塘。娜斯焦娜跳了起来。

“天哪！这是谁？谁？”她喊道，吓呆了。

一个巨大的黑色身影在门口愣了一刹那，然后向娜斯焦娜奔了过来。

“别作声，娜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村子里的狗吠了一阵又静了下来。

二

阿塔曼诺夫卡坐落在安加拉河右岸，一共只有三十户人家，还算不上个村镇，只不过是个小村庄。尽管村名听起来挺响亮，它却孤零零地待在一边，而且还在战争爆发以前就开始悄悄地、一点点地衰落了。村子里已经有五所并不破旧，还很结实的房子死气沉沉地空在那里，窗户钉得紧紧的。战时村庄变得萧条是无须解释的，因为原因只有一个。可是阿塔曼诺夫卡村的居民，特别是那些还没来得及积攒起自己家业的年青人，却是在战前就开始离村外出了。人们向往的是大一些、热闹一些的，有发展前途的地方，而阿塔曼诺夫卡却是

个没有发展前途的、地处偏远的村子，和它位于同一河岸的最近的一个村子，即它所属的村苏维埃所在地卡尔达村与它相距也有二十多俄里。当然，它和安加拉河对岸的雷勃纳亚村离得近一些。但雷勃纳亚村更愿意和下游的几个村子来往，因为那里有村苏维埃、商店和上级机关。区中心也在那一边，人们办理各种事务都需要往区中心跑，很少过河到阿塔曼诺夫卡来。轮船载着各种各样的新闻驶过阿塔曼诺夫卡村，许许多多的事情也从这无精打采、孤苦伶仃地立在岸边的村子旁流逝了。这里，甚至连战争开始的消息也迟到了一天。

应该说，这个村子并非历来如此默默无闻，阿塔曼诺夫卡这个村名来自另一个更加响亮、更加吓人的名称——拉兹鲍伊尼科沃^①。很久以前有一帮汉子不顾廉耻地干起一种虽然见不得人，却大有油水的行当，他们拦路抢劫从勒拿河来的淘金者。村子的地势对于干这种行当是再也合适不过了，这里的山脊几乎一直伸展到安加拉河，要想从旁边绕过村子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反正得走到大路上来。于是这些亡命徒就守候在河旁最险要的地方，窥伺着过路的勒拿河的淘金者。该村的这种声誉已是根深蒂固了。拉兹鲍伊尼科沃这个本来是口头流传的村名后来居然写入了公文。但还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乡里就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不登大雅之堂，把它改为“阿塔曼诺夫卡”，这样既保留了原义，又不刺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新的村名却没有为附近的老百姓所接受。即使到现在，已经事隔多年，卡尔达、雷勃纳亚和其他一些村子的老头儿们还老是不约而同地说：

^① 拉兹鲍伊尼科沃是俄语Разбойниково的译音，意思是“强盗村”。

“全村都抢劫，却想往某个阿塔曼^①身上推，不，那可办不到。”

娜斯焦娜是命运把她从安加拉河上游抛到阿塔曼诺夫卡来的。在闹饥荒的一九三三年，十六岁的娜斯焦娜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家乡埋葬了母亲之后，为了不致饿死，就带着七岁的小妹妹卡季卡沿河往下游走，因为她听说那一带的生活略为好一些。她们的父亲死得还要早，他是在集体农庄成立第一年的骚乱的日子里被人杀害的，据说是误杀，因为要谋害的是另一个人。凶手是谁，一直没抓出来。于是这两个姑娘就成了孤儿。整个夏天娜斯焦娜和卡季卡挨村挨户地走着，在这儿干点活挣上一顿饭，在那儿又吃上一点人家看在可爱的小卡季卡面上才给的食物。要不是卡季卡，娜斯焦娜大概早就完了。她象个幽灵似的又高又瘦，手、脚和脑袋都特别显眼，脸上满含着痛苦的表情。只是卡季卡的存在才促使她动弹，迫使她求人让她做工，向人讨一块面包，因为这时她已等于是卡季卡的母亲了。

将近秋天的时候姊妹俩好歹走到了柳京纳村。娜斯焦娜记得，她的姑姑就住在那里。姑姑唠叨了好一阵，但还是把两个姑娘收留了下来。娜斯焦娜稍微缓过来以后就到集体农庄去干活，卡季卡则被送去上学。这时，日子渐渐好过一些了：菜园里有了收成，庄稼也熟了。只要有东西可吃，饥饿是容易医治好的。快到冬天的时候娜斯焦娜的身体一点一点恢复起来。接着第二年又来了个大丰收，粮食多得要是不吃成个胖子简直是交待不过去的。渐渐地，娜斯焦娜脸上过早出现的

① 阿塔曼是俄语Атаман的译音，意思是“头目”、“匪首”。

皱纹舒展开了，身体也丰满起来，双颊出现了红晕，神态也显得自若了。不久前干巴巴的稻草人现在出落成一个挺标致的待字闺中的姑娘。两年以后，就是在柳京纳村她让安德烈·古斯科夫这个陌生的，然而却是麻俐、威武的小伙子遇上了。那时安德烈正在离这个村子不远的油库领取燃料准备用木筏运走。他们俩很快就谈成了。娜斯焦娜之所以很快做出决定，还因为她已厌倦那种给姑姑当女工，为别人的家庭拚命操劳的生活。安德烈把油桶运到农业机器站后，就立刻坐了船回来，把娜斯焦娜接到他的阿塔曼诺夫卡村去。

娜斯焦娜没有经过很多考虑就决定出嫁，就象往水里跳一样简单，反正早晚总要出嫁的，很少有人不经过这一关，既然如此，还犹豫什么呢？她事先并不清楚，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的一个陌生的家庭以后，她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女工，现在还是当女工，只不过是换了一户人家，而这家人家业大一点，要求更严格一些罢了。古斯科夫家养了两头牛，还有猪、羊和家禽。三口人住一所大房子，娜斯焦娜是这家的第四名成员。她一来，整个家务重担都落在了她肩上。谢苗诺芙娜早就盼着有个儿媳妇好让自己松快松快，儿子娶亲后她就病开了，她两腿肿得厉害，步履艰难，走起路来蹒跚得左右摇晃，象只鸭子，但依然是她当家。谢苗诺芙娜一生都在转动着家务劳动的轮子，现在，有别人的手来替她转动这只轮子了，但她老觉得那双手又笨拙又懒惰，仅仅因为那不是她自己的手。她性格乖僻，一会儿叨叨起来了，既不许人反驳，也不让人辩解，一会儿她又闹别扭生起气来了，半天不吭一声。非得有象娜斯焦娜那样石头一样的耐心才不致于和她打骂起来。娜斯焦娜一般总是不予理睬，这是她在带着卡季

卡走遍安加拉河沿岸各村要饭的那个夏天就学会了的，那时候谁都可以无缘无故对她吼骂一通。当然，如果她是本地人，父母就住在阿塔曼诺夫卡，可以随时出来庇护她，不让她受委屈，那么对待她的态度也可能是会有所不同。而她却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老是装出一副可怜相，全部嫁妆只是身上那件旧衣裳，因此在让她见客人以前还不得不赶着给她现做件新的。这一切谢苗诺芙娜都深深记在心底，也就是这些东西在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冒出来往火上浇油。

但是，一年年地过去，谢苗诺芙娜对儿媳渐渐有了了解，唠叨得也越来越少了。她承认，儿媳既恭顺又勤快。娜斯焦娜既不耽误集体农庄的劳动，又几乎是独力承担了全部家务活。男人们是只管砍柴、打草的。当然罗，如果屋顶塌了下来，他们也会去修理，可是他们却不肯去河边挑水或是打扫畜棚，认为干这一类的活有失男人的体面。谢苗诺芙娜的腿不方便，走不远，因此万事全靠娜斯焦娜一人到处奔忙，离开她简直就不行。这使得谢苗诺芙娜不由自主地对她变得温和一些。但有一件事情她是无法原谅娜斯焦娜的，那就是儿媳没有生孩子。她倒没有去责备娜斯焦娜，因为她知道，这是每个女人最大的隐痛，但还是始终耿耿于怀，更何况他们老两口生了三个孩子只剩下安德烈一个。两个大的闺女都早年夭折。

正是不生育迫使娜斯焦娜忍受了一切。她从小就听人说过，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女人，只能算半个女人，娜斯焦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方面会有缺陷，出嫁时心里坦然，她知道女人命定要遇到的事，为自己生活中发生了这个最大的变化感到高兴；她只是在事后才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多过几天姑娘